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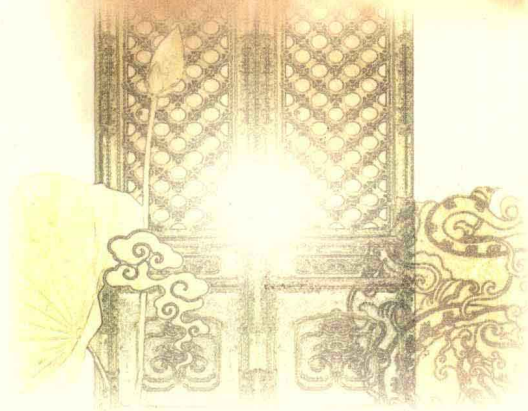
国风文学丛书 主编/王海峰

Guo Feng Wen Xue Cong Shu

李志国 李志联 著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

You Yi Zhong Qing Huai Jiao Tang Song



黄河出版社

责任编辑 程 鹏

封面设计 海 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 / 李志国等著. —— 济南: 黄河出版社,
2009. 10

(国风文学丛书)

ISBN 978-7-5460-0097-8

I. 有… II. 李…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1513 号

书 名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
(国风文学丛书)
主 编 王海峰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4.25 印张 11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60-0097-8
定 价 200.00 元 (共 10 册)

黄土深处的情愫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序

贾庆军

母亲河在鲁西南弯了一下腰，将菏泽温柔地揽入臂弯，滋润得这方黄土地花艳人杰物华，孕育出了牡丹之乡、戏曲之乡、武术之乡、书画之乡、西瓜之乡、芦笋之乡、水浒之乡……我觉得志国志联兄弟应该是这片乡间黄土地哺育的佼佼者。

与志国志联相识，缘于我主编的《牡丹文学》。在林林总总的来稿中，志国志联的文稿以优美的文字、清新的文风、深挚的感情和厚重的现实感让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动。《牡丹文学》曾经两次在头题位置刊发志国的短篇小说《检查》和《灭火》，多次刊发兄弟二人的散文和诗歌。文品如人品，对兄弟二人颇中好感。后来有了接触交往，对兄弟二人踏实、勤勉、谦和、诚挚的为人和作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受。

志国志联兄弟凭着聪慧和勤奋，扎实和诚挚，相继考入大学，从祖祖辈辈生于斯作于斯逝于斯的黄土地上走了出来，又一步步自乡镇而县直，自县直而市直，从基层被选拔上来。他们始终深深眷恋生长养育了自己的这方黄土地，常在工作之余，风雨之夕，捉笔书写所思所感，讴歌乡情，赞颂黄土，弘扬真善美，贬斥假丑恶。志国说：“我们写作，主要是抒发一种感恩心情，表达对故乡、对亲人、对生活、对社会的爱。”散文是空中的云朵，自然飘逸，温润心灵。志国志联兄弟的散文创作坚持“我心思我见，我手写我心”，发自心灵深处，来自黄土深处。《母亲的

红腰带》、《我带爷爷去理发》、《小麻嘎尾巴长》、《村中的老人》等文章，率真入微，朴挚动人，充满浓浓的乡情韵味和黄土气息。亲情是生活的阳光，文学是心灵的慰藉。两兄弟的为人也一定是宽容、敦厚、善良的，他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幸福的。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是兄弟二人继《种植希望》之后，结集出版的第二部作品集，遴选收录了作者的六十篇散文佳作，作品一如往昔，有对亲情的感念，有对友谊的呼唤，有对家乡的认知和怀恋，有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还有几篇文史知识类散文，视野广阔，题材宽泛，感情真挚，值得一读三品。

兄弟姐妹各领风骚共耀文坛的佳话古今中外皆有之，如苏澈和苏轼，周树人和周作人，夏绿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因为根植黄土深处，所以定会根深叶茂。在此祝愿志国志联兄弟二人比翼并蒂，为文学大花园再增光添彩。

2009年9月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菏泽市文联党组书记、作家协会主席，《牡丹文学》主编）

目 录

黄土深处的情愫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序·····	贾庆军(1)
母亲的红腰带·····	(1)
我带爷爷去理发·····	(4)
村中的老人·····	(6)
我师如母·····	(12)
夸爷·····	(15)
你心如窗·····	(18)
放弃也是一种爱·····	(20)
收贷纪事·····	(23)
祖孙三代比童年·····	(25)
又是一年决算时·····	(27)
境界·····	(30)
小麻嘎尾巴长·····	(32)
驾车·····	(36)
相亲·····	(39)
清洁心灵的声音·····	(41)
有一种情怀叫唐宋·····	(42)
梦里清流·····	(44)
种植希望·····	(45)
书边微语·····	(46)
人在旅途·····	(49)

心灵菩萨	(51)
夜读感怀	(53)
华山游感	(54)
豁达如歌	(56)
重塑希望	(58)
种植未来	(60)
歌唱团旗	(61)
乡土二则	(62)
歌星二题	(64)
春节民俗二题	(65)
秋的断想	(67)
久违的雪	(69)
环城湖秋韵	(70)
元旦咖啡屋	(71)
读书的日子	(72)
想家的时候	(75)
我们的老师	(76)
看楼门的大爷	(77)
野游	(78)
寄	(79)
未做文章先做人	(80)
官眷当向陶母学	(82)
招商热中的冷思考	(84)
在失败中昂首	(87)
人生长处舍得中	(88)
时间自白	(90)
活出境界	(93)
以文化滋养身心	(95)
再试一次	(97)

带着激情去工作	(99)
离开一线的日子	(101)
用笔写作的日子	(103)
蝉	(105)
火树银花约黄昏——说元宵节	(106)
千年悬案析新解——说辨日	(109)
奇妙神秘原生物——说太岁	(112)
残虐女性的恶俗——说缠足	(116)
多功多用食总管——说醋	(120)
后记	(124)

祝愿天下所有勤劳善良的母亲——幸福安康，一生平安！

母亲的红腰带

中午翻晒旧书时，无意中在书箱底部找到了母亲的那条久违多年的红腰带！我小心翼翼地捧起来，往事在泪光中又一幕幕映现出来……

那年高考，我考得不理想，被本以为有把握的第一志愿——北方的一所重点文科大学拒之门外，而被录取到地处偏僻的一所普通院校，因此我总提不起兴致来。入学前的日子，我整天闷闷不乐，将自己关在燥热的小屋里睡觉、看书。

母亲是一位性格内向、敦厚老实的普通农村妇女，只读过一年小学。她知道我心情不好，便用极朴实的话安慰、开导我：“考上就好，咱庄上的钢蛋复了一年课，还不是啥也没考上。只要毕了业能有个吃饭的工作，上啥学校都一样。”

临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母亲望着我消瘦的脸庞，再三嘱咐我路上要小心，在学校里不要想家，不要太节省，要多吃饭等，像送别远嫁的女儿。最后，母亲从腰间解下她的那条长长的红腰带——那是母亲结婚时两件嫁妆中的一件，已陪着母亲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母亲把我入学要交的2000多元学杂费仔仔细细地用那条红腰带包好，让我系在腰间。我没有听，不耐烦地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样的腰带！再说这是您的嫁妆，您该自己留着！”母亲无语，只好穿针引线，将那些学杂费缝在了我的内衣里。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帮我提着装满了鸡蛋、咸菜、苹果等

各种吃食的小包到村东的公路上等车。当我正要跨上开往学校的长途客车时，背包带子被车门一挡，突然断了！我一时慌了神，手足无措，司机又在高声催促。母亲也慌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她的红腰带，急忙掀衣去解。由于心急，用力又猛，母亲的手抖动着，脸涨得通红，费了好大劲好一阵工夫才解下那根带着她体温的长长的红腰带。临车窗的乘客纷纷扭头，张目望着那催人泪下的一幕。

车开出很远了，隔着车后窗，我还依稀看见母亲站在路边一动不动地远远望着……我不知道母亲没有腰带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回两公里之外的家的。但我知道，母亲脸上一定没有难堪和羞涩，她脸上会挂满了幸福宽心的笑容。我更知道，这一生，纵使走遍天涯，献给母亲世上最好的衣服、最美的首饰，也无法与母亲的红腰带相媲美！

每当读书孤独寂寞时，我便取出母亲的那条长长的红腰带，凝望上好一阵……我的目光透过钢筋水泥的城市建筑，穿越千山万水，我分明看到了另一种生活——在昏黄灯光下纳鞋补袜的勤劳敦厚的母亲，夜深了仍不知劳累地带着满脸汗水做木工活的木讷憨直的父亲……他们那粗糙如松树皮的双手，让我在每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时便泪眼朦胧。我一次次在心底深深感激“土里土气”的父母在贫寒的生活中任劳任怨，克勤克俭，为我放稳了一张书桌，无私地支持我没有间断地接受了十几年的正规学校教育！

同学们过生日，热衷于搞“生日 Party”，欢声笑语，轻歌曼舞；我过生日时，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独坐——取出母亲的红腰带来，轻轻抚摸着上面错落有致的纹理，犹如抚摸着母亲爬满皱纹的额头。我想，我的生日正是母亲受苦的日子，生我不易，养我更难，何况农民家庭并不富裕，我又怎能在为自己过生日上攀比摆阔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那条红腰带的陪伴鼓励下，我勤奋好学，学业一路绿灯，两次获得一等奖学金，多次在校内外比

赛活动中获奖，发表文章 30 余篇，在学校入了党，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大学毕业生”。

为了父母能够生活得更轻松幸福，老有所伴，安享晚年，毕业后我放弃了自己在大城市衷爱的职业，回到家乡工作。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我赶到超市为母亲选购了一条高档时尚的新腰带。当我把新腰带和那条红腰带一起捧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笑了，我却哭了。

是啊，此去经年，红颜易老，流光易逝，可是，亲情依旧，母爱永存。

（本文获 2009 全国散文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我带爷爷去理发

平时单位工作忙，我每个月只能回农村老家一趟，带年迈的爷爷去集上理发是我每月回老家后的必修课。

爷爷今年八十三岁了，七年前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失明，腿脚也很不灵便，加上年轻时在生产队出力多而落下的痼伤病，使得本就瘦弱的身体更显单薄。爷爷生性倔强，不爱说话，这几年更少与人交谈，整天就呆在他的那间老东屋里。我曾给爷爷买过两台收音机，他都因收不准台或睡着忘了关台嫌麻烦而弃置不用。

那天是星期六，正逢乡镇大集，天气也格外晴朗。等我买好两大包水果点心倒了两次车赶到老家时，已是上午10点多了。我从邻居家借来人力三轮车，扫干净车上的浮土，铺上一条褥子，用枕头做靠背，将爷爷一步步扶到车上坐下。

赶集的人很多，我不断地向认识的乡亲打着招呼。赶集回来的邻居二爷抬高嗓门对我说：“又回家看你爷爷啊？这孩子真孝顺！”

春风吹在脸上，像一双温暖的手。路两旁是平整的麦田和一座座新建的乡镇企业厂房，绿油油的麦苗在煦暖的阳光下像一片温情的海洋。

我指着公路旁新建的镇工业小区对爷爷说，这是咱们县第一家木制品工业小区，效益很好，高密度板还出口到外国去了。爷爷很认真地听着，偶尔点点头，应和一声。尽管他没上过学，很多知识

不了解，但我还是很想把家乡这些新变化说给他听，以此丰富他那近乎封闭的精神世界。从表情上可以看出，爷爷很想听。

到了集市上，我选了一家人少清静的理发铺，以免爷爷等久了心急。理发师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手脚很利落，不到20分钟就洗理好了。理发铺旁是一个卖胡辣汤的小吃摊，五毛钱一碗。我小时候经常跟着爷爷来赶集，就常喝这味美价廉的胡辣汤，一毛钱一碗，烧饼一毛钱一个，只不过那时爷爷舍不得喝，往往只给我要一碗，自己则坐在一旁吸着旱烟袋微笑着看我又吃又喝，一副开心幸福的样子。那时爷爷常用地排车拉着我赶集，去时拉着积攒的鸡蛋或是从自家宅地上忍痛刨下的一两根刚成材的树木，来时换回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补贴全家的生计，往往赶集回到家已是日过晌午，别人家早已吃过午饭，看到爷爷赶集回来的人还以为他又在集上吃了顿好饭呢！

摊贩的招呼声把我从往事中拉回来，我要了一碗胡辣汤和几个刚出锅的水煎包，我想让爷爷开开心心地吃一回，以前是爷爷饿着肚子看着我吃，现在该是我孝敬他老人家，看着他吃的时候了。

回家的路上，爷爷的精神明显比去时好了许多，睁大眼睛不停地向四周看（尽管他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还时不时问我一句“到啥地方了”。我都仔细地向爷爷一一介绍每个路口、每个工厂的地貌特征和崭新变化。两公里的路程，我带爷爷走了半个多小时。

下公路了，两台抽水机正紧张地给返青的麦田浇水，轰鸣的机器声几乎遮住了我和爷爷的对话。爷爷忍不住问我，咱家的麦子浇水了没有，肥料上了没有。我听了，心头一热——爷爷的眼睛看不见了，但心里亮着呢！

在和爷爷的低声对话中，我的双手不由攥紧了车把，脚下暗暗用力，吱吱扭扭的三轮车在村后的土路上平稳地行进着。我忽然感到，我带着的不只是爷爷，还有我的希望，我的明天，我的整个世界。

村中的老人

这两年，我日益强烈地怀念起村中的老人来。

豆根爷、苇的爷、狗剩爷、二买奶奶……他们的名字和身影常常会在我不经意间闯进来——当我翻看儿时的照片，或独自走在老宅前空荡荡的小巷，再或是偶遇儿时伙伴浅酌叙旧，甚或是看到荣枯有序节气分明的庄稼时……

(一)

豆根爷姓崔，因为性情过于耿直，爱问闲事说典故又口无遮拦，村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二五〇”，言下之意即“二百五（傻子）”。年轻时豆根爷的力气是全村有名的，一只手就能抠住石碾眼把它立起来。加固鲁西南黄河大堤那阵子，豆根爷正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一个人能抵两三个人干活。当时工地上有个叫铁锤的汉子，往地上一站跟铁塔一样，仗着人高力气大，每到吃饭时便高举着两只长满汗毛的黝黑的粗胳膊喊：谁来跟我摔一跤？并将胸脯拍得啪啪响。一天晚饭后，铁锤瞪着一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说咱俩摔两跤，那汉子陪笑说没人敢跟你摔，然后递上一根旱烟，铁锤得意得嘿嘿直笑。豆根爷霍地站起身，攥紧拳头硬邦邦地说，我就敢惹你！铁锤一愣，看了眼豆根爷说，来吧。豆根爷脱了外衣，将腰用布条扎得只剩下一把粗，迈步上前说铁锤你太张狂了！铁锤凶狠狠地说，这身力气就能让我狂起来。说完，一纵身抓住了豆根爷的脖子。两人顶牛一样扭成一团，大堤

上立时扬起一阵黄土，围观的人敲着饭盆为豆根爷鼓劲。豆根爷瞅个空抱住铁锤的腰死死不放，铁锤狂叫着猛击豆根爷的背，击得山响。豆根爷咬紧牙不吭声，猛地抱起铁锤朝地上狠摔下去……“一字字，十字字，十字街上卖柿子，上出由，下出申，旁边一个气门芯”；“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开动飞机和轮船，不怕海阔天空高”……

这样的谜语或讲述他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给儿时的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象初次讲述那样详尽生动，绘声绘色，而我每次也都听得很认真（有时是不忍心告诉他真相以免他失落），使他很受鼓舞，保持着继续完整讲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因年轻时出力大，豆根爷晚年的背驼得厉害，帮他踩背、在背上蹦跳而不滑倒成为我和那几个同龄伙伴放学后常做的游戏。

豆根爷有一儿一女，女儿嫁人不淑，丈夫经常夜不归宿，回家后非打即骂，十分凶蛮，婆家人都避而远之，连个劝解讲和的人都没有。豆根爷去问过好几次，还和凶神一样的女婿动了手，但他一离开，一切照旧，甚至变本加厉。女儿终日生活在忧懣气忿中，刚刚40岁眼睛就失明了，老得象60多岁的人，之后大小便失禁，先于豆根爷离开了人世。儿子也不争气，既不愿读书又不愿在家本份劳作，跟着城里的一帮小青年混了几年，常有派出所的民警找上门来，气得豆根爷又打又骂，多年积下的痨伤病日益加重，终至肺气肿，最后连馍也吃不下，只能靠喝一点鸡蛋汤或豆腐汤维持羸弱的生命，家中又穷得看不起病，吃药的钱也借不出，就全靠豆根爷攒下的几个鸡蛋或用少得可怜的粮食换来的一点豆腐既当饭又当药，瘦得皮包骨头，先前的讲述、耿直荡然无存。

豆根爷去世后，我很伤心，满想着回老家吊唁一番，终还是碍于亲疏及家人阻拦未能去成！这成了我心中一桩抹不去的憾事，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平添愧疚。

(二)

苇的爷似乎生性诙谐，开玩笑常不分男女老少，又爱挤眉弄眼（后来才知是其眼疾所致），对当村干部有着特别的爱好却建树不多，很多村民说他刁滑，“苇的”（家乡人对芦苇的俗称，表面光滑，常用来编席子）成了他的专名，本名倒没人记得了。虽然在村中的口碑一直不好，但他对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称为“秀才”）却有着非同一般的仰慕，平时对学习成绩一直领先的我们兄弟俩就颇多赞誉和欣赏，常在外村人面前引以为豪。苇的爷无儿无女，村里人常背后称他“老绝户”，带着几分贬意。苇的爷的老伴是个跛子，晚年瘫痪，吃喝拉撒全靠苇的爷一人伺候，可说是相依为命。即便是这样，人们仍然能看到苇的爷端着大碗或蹲或站地在大门口吃饭的身影，偶尔跟过往的乡亲打个招呼，但先前的诙谐已不复存在，笑容明显少了许多。夏季的一个晚上，苇的爷独自坐在大门口乘凉，忽见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从邻居家的墙头上溜了下来，他知道遇到小偷了，拿起马扎挡住了去路，那人骂了声多管闲事，照准苇的爷的裤裆狠踹了一脚。小偷跑了，但东西却被苇的爷死死地拽了下来。

苇的爷病逝后，我才突然发现人们一直所鄙视和惧怕的苇的爷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怜悯和敬重的悲情的一面。

(三)

狗剩爷是我从小比较敬重的一位长辈，性情内向、憨直，不爱说话，带些木讷。他祖籍河北，小时候随父母逃荒到山东鄄城落户，后来到我们村做了上门女婿。论辈份，我喊他“姑爷爷”。小时，每当我贪玩逃学被父亲拿着小木棍追打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狗剩爷家里跑。只要能跑到狗剩爷家门口，我就算进

人“安全区”了——狗剩爷对父亲一瞪眼，父亲便停住脚，很听话地慢慢往回走……这也成了我心底永远温馨美好的回忆。

狗剩爷的三个儿子都很精明，先后成了大款，盖起了气派的新房，而狗剩爷依旧住在他的那两间砖墩土墙的老屋子里，似乎情有独衷。参加工作后，我每次麦收秋种时节或节假日回家，走在街上或地头，狗剩爷都会在不远处静静地看，似乎想主动和我打个招呼却又不知该不该或如何打招呼。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匆忙走过去，清亮地喊一声“姑爷爷”，然后递上一根在他看来只有城里人才能吸的好烟卷。他带着几分似乎受宠若惊的神情赶忙接过烟卷，喉咙里忙不迭地答应着，却只有极简短的几个字音“嗽……嗽……”，手脚明显带着局促。这场面每每使我在感动之余，又平添几分失落、怅惘和愧疚。

我知道，象狗剩爷一样憨厚、淳朴的农村老人的晚年虽不凄凉，但也决不是我所期望的那样充实、幸福。由此，我对农村那些延积已久的养老陋习充满了敌意，对处于浮躁、喧嚣和淳朴、宁静之间的新一代农村年轻人的某些不健康不科学的行为充满了忧虑和愤慨，也对自己内心隐藏的渺小和懦弱提高了警惕并暗自愧疚。

(四)

二买奶奶是留存在我记忆深处的最鲜活的农村老年女性形象。她是我家本族刚出五伏的近亲，姓什么已不记得了，只知道娘家在黄河边上一个叫毛洼的小村庄。她常说回娘家像过大年一样，天不明就起床，套上牛车要走一大晌呢！她小时候就是在黄河的浊浪声中长大的——她的这些美丽往事对儿时的我充满了无数的神秘和诱惑！

二买奶奶是三里五村有名的媒婆，一生说合了不下一百桩婚事。二买奶奶爱美，尽管衣服上偶尔也带着补丁，但却整洁如

新，不似一般农村妇女那样的随意将就，就连补丁也像刻意设计的款式一样。

二买奶奶口甜，一样的话她说出来就是比别人中听，让人心里舒坦。二买奶奶会抽烟，偶尔也能喝几盅酒。她喜欢小孩子，小时候对我就格外亲近，常夸我“心眼好，又懂事”、“长大了保准有出息”。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长大了给俺小说个好媳妇”……

二买奶奶经常变魔法似地从她充满香气的衣兜里拿出来对农村孩子来说已是奢侈品的奶糖、瓜子、炒花生之类的谢媒喜物。她的两个孙子也跟着享福，儿媳妇更高兴，“娘、娘”地喊个不停。那是二买奶奶人生的黄金时代。

说媒多了，自然也有失手的时候，特别是那位历史老人“南巡讲话”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农村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如鲫鱼过江，绵延不断，悔婚的事越来越多，原先十有八九能说成，现在连一半也不到了。即便这样，结婚后还有不少离婚的，任性使气的便到二买奶奶门上来哭闹、数落。说媒是越来越难了！

二买奶奶的话一天天少了，像她身上弥漫的香气一样，慢慢消散，直至于无。

随着二买奶奶“生意”的冷淡，儿媳妇的脸色也一天天难看起来，由笑脸相迎转为爱答不理，又转为冷脸白眼，最后干脆在人前撒起风凉来，“都是嘴馋，自作自受”。当初的炫耀只字不提。

大约十年前，二买奶奶憨厚怯懦的老伴因病去世，二买奶奶一下子凄凉下来，一天天憔悴下去，犹如一位失宠被打入冷宫的贵人，尽管眉宇之间还残留着精明与秀雅，但先前的风光已不复存在。二买奶奶的头发开始凌乱、灰白，身上的补丁也显得分外刺眼。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上班不久，间或回家，常在老宅胡同口遇见枯坐在石碾子上的二买奶奶，主动问候一声，她还能露